

翼 天 張



速 寫 三 篇



文 季 叢 書 之 二 十 二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文季叢書之二十二

速 寫 三 篇

張 天 翼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目 錄

譚九先生的工作.....	一
華威先生.....	四四
新生.....	五九

譚九先生的工作

那天譚九先生要出門的時候，打發長工到小學堂裏把王老師請了來，搓手交代了一些事：

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我們這鎮上的抗戰工作也做起來了。我們還有好多事情要辦；等我回來再商量罷。我倒有個統盤計劃在我肚子裏。」

於是他用粗粗的短手指把股部彈了兩下，微笑起來。

照例在這時候，譚九太太就站在茶堂屋門口，很大方地問客人幾句話：

「王老師，我們細毛牙子在你們學堂裏邊聽話不？呃，王老師，你們學堂裏聽見消息沒有？——仗打得一個什麼形了？」

男主人皺了皺眉，很不高興地打斷她：

「消息？打仗的消息——我不是天天都告訴你的啊？分明曉得還要問！」

他抽完袋一水煙，也不管太太還站不站在門口，就跟王老師談起工作來。他這回嗓子放得很低，把一張方臉湊過去，緊瞧着對方那付近視眼鏡。那位客人可低着頭，視線釘着譚九先生那隻裝着水煙的手——食指上突起了一個石灰指甲的那隻。

唔，這鎮上要做的工真太多，可是這鎮上的知識分子又那麼少。大學畢了業——還肯住在這里替地方上做點子事的，祇有他譚九先生一個。他自從得了一張法學院的文憑之後，就在家裏一直住到如今。而他還打算住下去。他不像人家那樣要遠走高飛，丟下家鄉的工作不管。現在你看，譬如說罷，要在這里多找幾個真正頭腦子明白的愛國分子——嗯，就着實不容易。

這里他歎了一口氣。不過他又趕緊聲明，他並不悲觀。他覺得事在人

爲：

『所以——總而言之等我回來再講。我頂多——明日子後日子就回，唔，頂多後日。』

可是他去了四天，五天，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回到鎮上。

『王老師來找我過沒有？』他一家就問。

『來過兩趟，』太太拿個銅面盆替他打熱水，頭也不回地說。『王家坪的王老官也來過兩趟：他要問我們糶穀。』

『冲他娘的夢！——糶穀！』

『真是冲夢！人家收來三百担租——不囤一囤，就這樣輕易糶給你呀？如今這個仗一下子打不完工，穀子囤下去不漲到十塊八塊我就不信！』

做丈夫的橫了他一眼，頂討厭女人在他面前逞聰明。她懂得什麼打仗不打仗，什麼穀價漲不漲！她從他那里檢去了一兩句，倒還在他門口來廝里刮

！他惡狠狠地問：

『你怎麼回復他的，那個王二老官？』

那位太太很得意地挺了挺頸子：

『我啊？——我回他一個絕：沒得發！哼，他還出到三塊半哩。真是的！我們又不是蠢貨，肯這樣爛便宜讓出去！我講我講——』

『好了好了！』他吼。『我的茶呢我的茶呢？人家忙得要死，吃了茶就要有事去，你倒在這裡七嘴八舌？』

這就趕緊撈起袖子，趕緊動手洗臉。事情實在太多。人家都正在那里巴巴地等着他。他很快地在面盆裏吸一口水漱漱口，馬上就把力士肥皂打到毛巾上，使勁擦了起來。一面在嘴裏埋怨着：

『真是要命！這麼大一個鎮——你要多找出幾個有頭腦有眼光的，真是難上加難。你一不到場，聽他們去搗，就攪得一塊爛板板。他們橫直負不得

責任，凡事都要落到他肩靶高頭。……真是該死，他們還算是知識分子哩！」

外面街上的吵聲也顯得很忙亂，好像爲的要時時刻刻提警他譚九先生似的。賣毛栗的小姑娘很性急地在那里喊。可是手推車似乎還嫌她不夠勁，空隆隆一陣蓋過了她的聲音，連屋子都震得抖起來。這裏還隱隱地夾着學校裏孩子們的歌聲，聽去那拍子也格外來得快些。

譚九先生一擦了手巾，就往屋裏走。院子裏那些雞都嗚嗚地叫着逃開去。巴在地下的綠蒼蠅也吃驚地飛開，在陽光裏掠過——劃一道弧形的金綫。

『他們靠勢等得性急死了，』他對自己說。

一面他想像他們忙得蒼蠅一樣，竄到這裏，竄到那里，可又沒有一點頭緒。他幾乎要笑出聲音來。可是他覺得他如今不必馬上去找王老師，倒是該

等王老師他們自己找上門來。他這就踏進他的書房。

『九嫂，九嫂，』他喊太太。『快些把茶端到這里來！』

他到牆上掛着的插信袋跟前：把這封信抽出來看看，又抽出了那封。接着又走到那座竹書架跟前，匆匆忙忙檢查了一下：那里還是整整齊齊堆着他從前學裏用的講義。那部厚厚的六法，還有那幾冊『湘軍志』的殘本，都依舊夾在那中間。不過頂上添了兩個月餅盒子——他沒有注意是什麼時候誰放的了。書架後面一些老鼠發出悉悉率率的聲音。

隨後他空着手回到桌子邊，躺到那張寶慶皮椅上，左腿擱上了擱手——盪呀盪的。

莫忙。一切的工作都得好好計劃一下。他啜一口茶，大聲嚙嚙嘴。他想這里得成立一個抗敵大會。鎮裏鎮外的人，都忙得螞蟻似的，跑來跑去，一個個到他家裏來接頭。他們開口閉口總是——

『譚會長，這個路徑要請你老人家的示下。……』

於是他——仍舊要躺在這張寶慶皮椅上，冲天豎起一根食指，有條有理地指示一切事宜。

到了那個時候，家裏的人也就夠忙的。在廚屋裏燒開水，一蓋碗一蓋碗的熱茶端着往他書房裏送，往茶堂屋裏送。要是有個把抗敵大會的委員或是部長來了，譚九嫂還得親自從滋缸裏掏出黃瓜皮南瓜皮之類來擺碟子。……

『噫！』他想到這里就把腦袋一搖，好像他頭上有個蒼蠅什麼，要把牠豁掉似的。『接頭的地方——那還不如放在那家小學裏好。』

他要具體想一下——大家忙着的到底有些什麼事，可就糲糊起來了。

不過演說總是要演的，他自己的話。將來有什麼事要跟省裏接洽——那當然也是他譚九先生的事。他得拿出一張名片去見省裏的一位委員兼廳長，於是那位廳長就得很客氣地跟他談着抗戰問題，還說不定會問到他關於民衆

動員的問題。唔，民衆動員是很困難的。唔，真困難。

他嘴巴不知不覺動了兩動。他連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——他總想像那位廳長是個帶眼鏡的。

在這書房裏一直坐到吃中飯的時候。有時候他忽然有個衝動——想要寫點兒什麼，把紙鋪到了桌上，那枝小楷羊毫可始終沒給搬動。他打桌上拿過辭源來隨手翻翻。然後又把那冊黃曆看了好一會。

王老師他們爲什麼不來找他呢？難道倒是應該由他到他們那裏去報到麼？難道叫他上衙門一樣，跑到那家小學裏去問候他們麼？

他爲了要報復一下，飯後就出去走了一下午的人家，偏偏不去找王老師他們。連他那個死對頭譚十一太公家裏，也都去過，那位太公雖然是他的親叔叔，可是他曉得他是個老混蛋。

每逢看見一個熟人，譚九先生就總是談起抗敵工作：

『這工作非做不可：這是我向來的主義。』

一面想着王老師到他家裏找他不到，而一切工作都動不起手來，而跳脚發急，他就快活得心都發癢了。

回到了家裏，他也不問有客來過沒有。反正不用你開口，九嫂就會自動地從頭至尾——告訴你今天來過一些什麼人，她對答了一些什麼話，一些又聰明又能幹的話。

然而這回太太沒有開口。祇在那里打開櫃子找她的頭昏膏藥。

第二天早晨一醒來，就聽見太太在屋子裏掃地，細毛牙子帶着鼻涕在希里呼喚的。

『細毛牙子，細毛牙子！』他叫。『你上學的時候對王老師講一聲，講我回來了，請他來一下子。』

這上他又覺得不妥。要是他們竟不買賬，不來呢？

『哦，我去好了。你告訴他——我今日子有事要跟他談。聽見沒有？』

這天太陽不很好。天上糊着一層灰白色的——雲不像雲，霧不像霧，很叫人疑心到這不是一個好日子。到處彷彿都在冒着水蒸汽，又熱又悶。蚊子大概以為這是傍晚時候，嚶嚶地屋子裏飛着。

譚九先生躊躇了好一會，不知道出門要穿什麼衣才好。他把黃曆拿到手裏，可又不敢翻開來。雖然他絕對不迷信，有些事可總不大放心。要是一看——他今天要幹的事正是遭了忌，那他到底還是出去不出去呢？

可是他偷偷摸摸的手勢打開來，裝作無意的樣往上面瞟了一眼：那『宜』字下面印上了一大串。他於是怪他自己多事了：

『真是！何必查呢？唔，一個人信了禁忌——反倒礙手礙腳。』

他出門的時候，覺得很輕快。他先到湘源商店裏去打一個轉，這鋪子是他外甥劉長松開的。

『莫泡茶莫泡茶！我沒有工夫久坐，』他很忙地擺擺手。『呃長松，你來，我有講跟你打講。』

劉長松一面叫長松嫂拿煙端茶，一面駝着個背往他譚九舅舅跟前走去，彷彿怕屋樑會碰着他的腦頂似的。

那位九舅舅很謹慎地向四面看了一眼，然後攤開左手，用一根右手食指在那掌心裏指點着：

『昨日子我跟你講起的那個路徑——我想決計要派你一個工作。抗敵大會一成立起來，事情是一定有你當的。你是我的人：我總照拂你就是，你放心。況且你呢——唔，初中畢了一個業，論程度——論程度——此所以——總而言之你也可以算是一個知識分子。……』

長松嫂端出一盞碗茶來，忍不住要問：

『九舅舅，你老人家看了報沒有？上海那路打得怎樣了？』

『上海那路！』唔，『譚九先生打了莫明其妙的手勢，點了點頭。又把視線回到了劉長松臉上。』我們鎮上自然也要做工作，此所以！我自
然少不了你。橫豎他們並不過是些師範生，你當他們是什麼好腳色嘍！
……我啊，是這樣：你們推我出來，那我就不客氣，我就要用我的親信
來做事，「舉賢不避親」。這是我向來的主義。你看早年文正公，他老人
家——』

這單他接過長松遞他的支紙煙來，點上了火。他好像給煙燻得有點
不好受似的，輕輕皺着眉，雲了雲眼睛。於是又用手指在桌上敲着，極其莊
重地談了起來。

不錯，當年文正公也是在家鄉工作。他老人家是個翰林公，就等於如今
一個大學畢業生。此所以地方上一辦團練，當然就要推他老人家出來主持。
不過——譚九先生一說到這里，忽然把聲音放低了：

『論資格的話，自然沒得第二個人。不過——不過——他老人家手底下要是沒得幾個人，那也攪不出來。天下的事情都是這樣一個理。』

他稍爲點了點頭，架勢要走，可是又想起了一件事：

『總而言之——你的工作我一定派你一個，不成問題。不過你千萬莫講出去哪，曉得吧，千萬！』

這麼一交代了個清楚之後，他就頭也不回的搖搖擺擺出去了，轉一個灣，到了清風閣茶店。他挺着頸子站在那里，眯着一雙眼，往這些茶客裏找一個什麼人。

等到他發覺茶店老闆在這裡恭恭敬敬向他打招呼，他就使頭部稍爲動了一下：

『梅十刨子不在這裡？』

『他老人家在裏頭打「跑和子」。九先生進去看下子不？』

九先生咕嚕了一句什麼。可是到底把梅十劊子找到了。他把人家拖到屋角落裏，小聲兒說：

『昨日子連沒找得你到手。呃，梁家大屋給抽中了那個老二——他究竟怎麼樣？他要不要找替身了？』

『你還問哩！』梅十劊子忿不平地濺着唾沫星子。『這個買賣早就給你們貴府十一太公搶去了。』

『十一太公！他找的哪個？』

『他介紹了麻牙子去頂。梁家大屋出了六十隻花邊。』

譚九先生咬咬嘴唇：

『這老而不死的傢伙！麻牙子要他來介紹？趁我沒在屋裏的時候——哼！……十一老官得了幾個花邊，這回，你看？』

他這就不免要埋怨梅九劊子——真也太大意了。梅十劊子跟梁家大屋這

麼密來密往，而麻牙子又向來是聽他譚九先生的話的。怎麼他一不在家，就讓那個老頭兒做了手脚去呢。

『真是要命叫！什麼事都非親自出場不可！』

那個梅十刨子可不大服氣：

『哪個叫你一出門就是六十年！你要得不想回來，人家還不趁勢做了這筆生意去？』

『莫噫，莫噫！』譚九先生向旁邊瞟了一眼。『哪個要得不想回來？我是去收租……』

『收租——唵，收租收到李家大嫂床高頭去了吧？』

譚九先生趕緊打斷了對方的話：

『莫扯白了。人家跟你講正經路……』

『還講個屁！——連收場籬連打過了。』

於是譚九先生冷笑着點了點頭：

『好得很，好得很！我們的抗敵工作——頭一個就要舉發抽了舞弊，冒名頂替的案子！十鬚子你也該上勁些：我有許多工作要叫你做的。不過目前——唔，務必要嚴守祕密。嚴，守，祕，密：記着這四個字。』

把對方的臉盯了一會兒，就打個手勢結束了這場話：

『唔，就這麼辦。』

他匆匆忙忙又回到外面的茶座裏，對那些茶客談了一點消息。他知道得很多。例如敵國的面積有多大，火山有多少，大地震每隔多少年就發生一次：他全部有個數。他預言這回敵國又得來一個山崩地裂，大火三月不息。他看看大家的面部表情，就加了一句——

『這真是天報應——要講句迷信的話。』

還有呢，英國跟法國已經派出了軍艦，幫我們進攻敵國，要把他們的京

城打個屎爛。祇是他還沒有打聽出到底戰鬥艦是多少，巡洋艦是多少。

這麼耐心耐意講述過了，他這就反復地叮嚀人家：

『這都是軍事上的祕密，亂講不得的。頂好一個字也莫露出去。』

茶店裏——這裡那里都有人低着嗓子議論起來，好樣蜜蜂樣的嗡嗡，還夾着嘶嘶的聲音。而那位譚九先生倒滿不在乎地抽起他的水煙，一面不住地用手在身上彈灰。祇是有時候偶然搭一兩句嘴：

『噉，所以囉，所以囉。這就叫做踏平三島吵。』

爲了怕那些隔得遠一點的茶座上沒聽清這些消息，他趕緊放下水煙袋蹇過去了。

他是十一點半鐘到那個學校裏去的。一進門就看見有兩個生客——都掛着什麼機關裏的證章，站在院子裏跟王老師和徐校長他們很客氣地拉拉扯扯，看樣子大概是學校裏要留這兩個客人吃中飯。

『這是什麼人？』譚九先生想。

不過他還是帶着很忙的樣子走進去。而且把脚步踏得格外響些，好叫人家發覺而先對他打招呼。

等這步功夫一做圓滿了，他馬上就向王老師打個手勢引他過來。

『譚先生來得正好，』那位王老師倒先開口。『這里正想做點子有益抗戰的事情，要請譚先生參加的。』

這位譚先生可吃了驚：

『怎麼？你們已經就籌備起來了啊？』

他剛才那種忙迫勁兒——如今就一下子凝成了冰似的，叫他感到了一陣冷氣。

王老師指指那兩個生客：

『那兩位先生是民衆教育館的，跟我們討論過……』

「唉，糟了！怎樣這樣性急呢？」譚九先生很着急地打斷了對方的話。「我簡直沒聽見講起。真是意想不到！……唔，到底籌備一些什麼工作呢？」

王老師一面把譚九先生讓到那一間辦公室裏去，一面告訴他這是怎麼回事。原來民衆教育館派人來到這里學校來接頭，想要在這鎮上舉行一次防空演習，對大家講點戰時常識，另外還要辦點東西慰勞出征軍人家屬。

「預備演一次戲，」王老師很平板地往下說。「縣教育局跟縣立鄉師都會有人來參加。」

每逢王老師說一句，譚九先生就輕輕搖一次頭。這里他就像應有又像是歎息，在鼻孔裏嚙了一聲——

「嗯——！」

可是這時候王老師似乎發見他的同事們已經把那兩位民教館的客、留住

了，就又說：

『我介紹譚先生跟那兩位見見，好不好？』

『莫忙，莫忙！』他右手一揚。『呃，我試問你：攪了這一陣，祇有點點子工作啊？另外總該還有一點子吧？』

『倒也沒有什麼了。祇還想出兩份壁報，推定這位陳先生負責編輯。』譚九先生不放心地看看那位陳先生——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，穿一身舊學生裝，正坐在一張桌邊畫着什麼表格。一聽見有人提到他，就起起身，帶着忸怩樣子向譚九先生打個招呼。看來也不是個什麼行腳。

沉默了一會兒之後，譚九先生用大拇指摸摸食指上的石灰指甲，嘴裏嚙下了一口唾涎：

『但是這些路徑——呃，這些工作——由哪個來領銜呢？』

別人似乎一時明白不了他的意思，他就又換了一個講法：『這些工作是

哪個編派的呢？」

「大前天，民教館的人邀我們去商量了一回，就是這麼大致決定了。」

「嗨，這就太——太那個了！」譚九先生又搖搖頭，歎了一口氣。「你想呢，民教館那幾位並不等我們鎮上的，他們祇是個客邊，怎麼倒要他們來作主呢？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——啊？講出去真要笑死外國人。我們鎮上當真就沒得個人了？」

「鎮上有許多人參加。令叔也來的。」

譚九先生猛地跳了起來。

「什麼！十一太公也參加！」他急得直頓腳。「唉，塌了場！塌了場！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他是土豪劣紳呀，他是！」

那位陳先生看了看王老師，動動嘴剛要開口，譚九先生可輕蔑地蹙了他

一眼，趕緊搶着說了起來。聲音提得很高。屋子裏嗡嗡地起了回聲：

『我們固然是要全民抗戰，男女老少都要合作；——不錯，自然要合作。這個路徑我向來最主張，我早就極端贊成的，你去問梅老十就曉得。我見一個就講一個：如今你跟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。我想你也曉得這是我整個的主義。然而——然而——！』
『嗯，土豪劣紳！那不行！十一老官是我的叔叔，照家族主義講來，我本該擁護他。但是我個講國族主義的，想必你也不反對這個主義。我要愛國，爲得——爲得——！要——！要——！要抗戰！那我那我——！大義滅親！俺，不客氣！』

『呃，譚先生，』王老師幌了幌手，好像有點窘了的樣子。『呃，呃。』
『我反對！我反對！』

王老師把眼鏡取下來搯了搯又帶上去。他講起話來總是板板的。他說十太公幫了不少的忙：親自去對這里商會的人解釋防空演習的意思，勸大家

到那天要依交通管制。他老先生還答允出面來募捐，好在慰勞出征軍人家屬的時候多辦點東西。

『他老先生是很熱心的。』

『哼，熱心！』——譚九先生精疲力倦了似地坐下來，搖着腦袋。

不知道是因爲空氣不好還是怎麼，他覺得有點發悶，不知不覺噓了一口長氣。屋子裏似乎越來越黯，叫他忽然感到自己是在一個什麼陌生地方，連王老師也成了個陌生人。於是他又噓一口氣。他想要站起來走動走動。他覺得這裏的空氣變得重甸甸的壓到他身上了。

他想，十一老官一出場，就連老王也都倒了過去，他譚九先生的人越攪越少……

『我反對！』他嚷。『我反對！我反對！』

院子裏那批先生們——什麼時候已經都走進了辦公室，他竟沒有留意。

這屋子裏就起了高高低低的話聲，還夾着王老師的嗓音，而那個小夥子陳先生也陪着說一兩句。他們都在這裏設法使譚九先生息怒。

『不是！不是！』譚九先生格外起勁了點，調門兒也給打高了許多。『我決不是爲私。我是看見抗敵工作要緊，老實話。如今竟把腐化分子都扯進來做工作了！——沒得一眼屎新知識，頭腦又頑固得要死，這道！——唉！我怎麼能贊成呢，試問！講句不怕丟醜的話，我們家叔實在——』

他痛心地點了一口長氣。

經大家勸了幾句，那位徐校長還留他在學校裏吃飯，他才漸漸平靜下來。上桌的時候他還跟民衆當的兩位先生讓了好一會座，一面又招呼徐校長：

『怎麼？還打了酒？唉，真是！』

這才輕快了起來，有說有笑的了。他還很熟練地運用了學校裏的『二人

「三審制」——他是常常在這裏吃飯的。他談起用公共筷子的衛生，呷了一口酒之後，又談到地方上的迷信。他衝着民教館那兩位先生發議論，他認爲一般人做什麼事都要看日子，真是可笑。

「那就——你跟我如今要做抗敵工作，又怎麼看日子呢？黃歷上還沒有這些新名詞：『宜開會』，或者『宜工作』……」

說了就打哈哈，連臉都漲得通紅。他看看人家響應得不怎麼夠勁，這就補充了幾句正經話：

「黃曆呀！——簡直貓屁不通。什麼！什麼！——『雀入大水爲蛤』，這怎麼解呢！雀子到了水裏，怎麼會變蛤呢？唔，你跟我用科學的眼光看起來，無論如何是不通的。」

然而他可並沒有忘記工作。下午趁沒有上課之前，他又跟王老師談了一談。他用右手食指在空中指點着，叫人家不要上譚十一大公的當：那個老頭

表面上是爲公，實地裏是爲私。在這次抽調壯丁的那件事上，他老先生竟暗中找些人去冒名頂替，從中揩油水哩。這里譚九先生雖然把聲調放得很平靜，可是他打了一個斬鉄截釘的手勢——主張趕快成立一個抗敵大會，來調查這些勾當。他從王老師手裏接過一支哈德門來，點上了火，又說：

『這個大會是個法團，跟縣政府自必是平行的，唔，彼此用公函。至於省裏——至於省裏——隸屬倒也不隸屬，不過我們寧肯客氣些，送省裏的公事怕要用個呈文才合式，你看呢？極不確也該攪個咨呈，你話是不？』

對方老是看着他那個正在指點着的石灰指甲，大概是在那里想答辭。

『哦，真的！』譚九先生用力地拍一下煙灰。『大會裏總要選出幾個委員來。還要分部工作，一部總也要一個部長。我們該把這個人選問題商量一下子。這倒是個第一要緊的路徑：人選馬虎不得。你看如何？』

王老師搔了搔頭皮，似乎他根本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上面去，一下子不好

怎樣搭嘴。

『那麼——』譚九先生輕輕地瞅了他一眼，『那麼跟大家商量一下看罷。』

可是他們好像都不大熱心，祇讓譚九先生一個人哇啦哇啦，誰也不來附議。連上課的鈴子都似乎在那里叫『我——不管！我——不管！』孩子們都劈里拍啦跑到教室，連他的細毛牙子在內，咭咭刮刮嚷着，好像在議論他譚九先生多事似的。

他覺得這廟宇改成的校舍總有點什麼蹩扭。聽說這里從有個香火老頭吊死過，如今就連先生們的臉上都有陰森森的，並且顯得死板——再也莫想說得動。

『這批不識抬舉的傢伙！』他肚子裏說。

一看見王老師夾了一大疊作文簿要去上課，他一手把別人擋住：

『老王，老王，你們要給我一個最後答復——到底你們依不依我的意見。要是要是——唉，如果你們不依我的，那我就祇好不探不問了。到那個時候你們莫怪我消極。』

他緊瞧着別人的臉。看來王老師一時決不會有圓滿的答復，他於是很慷慨地加了一句：

『這樣子罷：你們去考慮考慮，明後日答復我，唔？』

王老師剛要脫身，可又被他拖住。

『呃，我問你。那個陳——陳他——那個陳先生——他程度還要得不？他是個什麼出身？』

『他是省立一師的。』

『哦，一個師範生！』他想了一想。『他編壁報——唔，壁報固然是——個小工作，沒什麼了不得的事做，不過倒也馬虎不得，你話是不？此所以——』

「此所以——呢，他到底還行不？總莫鬧笑話才好，頂起碼的話。老王你要看住下子，噯？」

街上有好幾處都貼上了壁報：錄了一些報紙上的消息，還有關於防空的文字和圖畫。那位徐校長跟譚十一太公還聯名請了一回客，商量防空演習以及慰勞出征軍人家屬和演戲的事。

譚九先生也接到了一份請柬，可是他沒有去。

「如今還不是我出山的時候。這些小工作等十一太公去唱好了。我懶得去攪！」

他躺在寶慶皮椅上，隨手拖一本『湘軍志』來來翻翻。他偏不去跟他們見面，看他們能做出什麼個什麼事！

『噫，真是古怪！』他一個人嘟囔着『連土臺劣紳也來做抗敵工作了，

太太正在替細毛牙子上襪底，似乎巴不得有機會說句把話，就停了手抬起臉來，小聲兒問：

『怎麼，又要鬧打土豪劣紳了啊？』

丈夫把手裏的書一捧，皺緊了眉：

『你曉得個屁！』

他噓了一口氣，用手摸摸臉。眼睛老釘着門口那張黃紙硃筆寫的倒貼着的『茶』字——這正是他自己的親筆，不過那天故意寫得粗些，叫人看來就不像是他的字。

『真沒得攪首，連十一太公也來合作了。』

太太把眉毛一揚，十一太公——那她早就看穿了那個老傢伙的。怪祇怪他丈夫怎麼不放厲害點兒。哼，看罷，如今地方上的人有事多半去找十一太公，不來請教譚九。這簡直是搶人的買賣！於是她把下唇一披，摸不清她到

底是鄙薄十一太公，還是嫌譚九先生不中用。

隨後她放低了聲音：

「新屋裏面劉老官在十一太公那里耀到了穀子了喲：三塊二。你看十一老官蠢呀不蠢！！就這樣耀給他！！」

「等他去耀！干我的屁事！」

可是太太總忍不住要談點新聞：

「梁家大屋裏二牙子已經編了隊，明日子就要開到省城去了。」

「怎麼？他不是已經找到了個替身？」

「哼，還講替身哩！」她把針在自己頭髮上抹了兩抹。「哪個要他去找十一太公嘛。偏生十一太公不探這些閒事，碰個大釘子。二牙子還不是要去當兵？」

「活該！」

他站了起來。走到書架面前，又踱到插信袋的地方。然後踱出去，反着兩手站在黃土階沿上，心不在焉地瞧着那些雞啄食。他吐了一口唾沫。他爲了要捺住他那一肚子的無名火氣，就決計來想一點別的事。

那些知識分子怎麼不來找他呢——他想。他們全都去擁護那個土豪劣紳去了麼？

『活該！等他們去瞎攪好了，』他嘴抿得緊緊地冷笑着。『梁家大屋二牙子已經吃了他的虧，老王他們也會——噫！』

這回的防空演習一定做不通的。演戲呢，也一定會弄得一塌糊塗，台底下的人都喝着倒采，一個個把茶壺茶杯捧上台去。『噓！噓！』『咚！……』
唉，糟得很。

『他們都是些粗人。一個不來神還要打架。唔，從此以後——十一老官的名譽也掃了地，你看罷。』

他又吐了一口唾沫。剛剛打算拿支紙帽子到火籠裏去點火，可是忽然又想要出去一趟。

『九嫂，把那駝絨夾袍討出來，快些！』

他換衣服的時候，無意似地把黃曆翻開來看了一眼。五分鐘之後——他一到了清風閣，就把梅十刨子的水烟袋捧了起來。

『呃，十鬍子。』他盯着烟斗抽烟，眼成了鬥雞眼，『梁家大屋那個老二——並沒找麻牙子替他喫？』

『是嘛。麻牙子替他舅舅担貨去了，他怎麼會替人去當兵？』

『怎麼那天你講……』

『沒那個事，沒那個事！』梅十刨子瞰他一眼，彷彿怪他無中生有似的。『呃，講個正經話。你講的那個什麼大會——到底怎樣了？你答允替我攪個委員，你又連不上勁。』

譚九先生正吹着了紙楣裏油煙，這裏嘆的一下把牠吹熄。

『不替你攪的不是人！我還想要你主持一個部：你跟我這邊的人，總要攪點名堂到手。別個來攪，那就——哼，我總放不得心。』

並且他已經想得很週到，他打算叫梅十創子來主持那調查敵貨的那一部工作：這個路徑常常有罰款收進來，他決不能叫一不相干的人去管這有銀錢出入的事。

『不過如今他們這些攪法——我是根本反對的。我也懶得去探他們的。你還是稍爲穩往下子再講：橫豎往下子就有你跟我的日子。暫時你跟我看着罷，他們這下子要不攪個稀糟我就不信！』

一面說，一面不放心地看看四面，聲音也放低了些。不過別的茶客們還是聽得見，他們一個個湊過腦袋來。

『怎麼？』一個人問。『出了什麼落處？』

大家都靜靜地等他回答。所有的視線一齊到了他那張方臉上。他沒那回事似地坐下來，微笑了一下：

『沒什麼事。』

停了一會兒。他發覺他們對這個問題不大關心，沒有誰再釘着問他下去，他就失望地想：

『嗨，這裏的民衆真落伍！』

『落伍總會要出幾個的，你看罷！』——這回他把聲音提高了點兒，腦袋在空中畫了個圈。接着裝上一斗煙，用粗粗的手指在煙袋嘴上抹了一抹遞給梅十個子，這就坐下來揮揮衣上的紙灰。『講起來呢，又像是破壞人家名譽。而其實——其實——他們都是假公濟私。有幾個真愛國的，我試問你？』

他聽見茶客裏有人提起演戲的事，他就笑了一笑：

『這不過是文明戲，你當是什麼好戲班子呢。沒得一點看首，盡是些扯白屁的傢伙。還是莫去的好。』

想了一想，又一連搖了好幾次頭——『看不得，看不得。』他瞧了瞧梅十刨子，又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。等了會兒，仍舊沒有誰釘着他問，他就自動說明出來，臉色也變得極其嚴肅了：

『大家要留神些。他們這回有陰謀，唔。地方上會給他們攪得稀糟。』
『什麼陰謀？』有人問。

這回可把一個個茶桌上的人都駁了過來。原有的咕咕嘈嘈的話聲——像一陣風掠過稻田去了似的平息了。一對一對眼睛，透過屋子裏的煙和熱汽，衝着這邊閃光。

譚九先生移移屁股坐正，拚命裝出一付平淡的樣子：

『還有什麼講的？左右不過是攪錢的陰謀。捐了地方上的款子好上他們

的荷包。」

『這回沒派捐呀，』有誰岔嘴。

『好，好，那你放放心心去看戲就是，』譚九先生冷笑着。『你也不想——他們無緣無故怎麼要唱文明戲。他們都是蠢寶，是不是？他們自己打荷包裏拿出錢，貼了老本，專誠唱一台戲來請你看看，他們就這樣跟你要好，是不是？』

說着大笑起來。可是一會兒就收了笑容：

『唔，你去看戲囉。你一走進了那裏，人家帶兩個槍兵來，當場派捐，叫你寫二十担穀。你不寫不行，唔。你想跑也跑不脫，門口有槍兵守着。』

有誰嘆了一口氣。跟着來的是低聲的議論。還有那個楊大猛子竟在跟人爭辯着什麼，隱隱約約還聽見『譚九』『譚九』的。而旁邊那桌響起了一位老太爺帶痰的話聲：他老人家向來最反對學校，要是沒有學校就不至於鬧出

這許多名堂來。

譚九先生馬上轉過臉去：

『落實講，這倒並不怪學堂立不得。我們細毛牙子——明年我想叫他退學，到城裏上學去。』

於是他站起來，很快地掃了大家一眼。他認為這是個教育問題，不過他現在沒有工夫細談。他揮揮身上，對梅十倒子打個眼色，咕嚕了一句——『真落伍！』這就走到楊大猛子那張桌邊坐下，談了十來分鐘，很忙地走開了。

這時候他臉色變得很難看。剛才楊大猛子告訴他的那些話，使他心頭好像壓着一塊石板一樣。原來王老師跟十一太公他們——竟議論到囤穀子的人。這分明是跟他譚九先生下不去。他們還要在壁報上談這些事哩。

『好得很，好得很！』譚九先生緊緊咬着下唇，咬得泛了白色。『哼，

他們竟講起老子的空話來！」

街上的行人跟手推車照常擠着喊着，他們彷彿故意攔着他的路，叫他走不順暢。那些叫聲似乎變成了固體的東西，沒命地往他耳朵裏射。他粗手粗腳推開前面的車子，又把一個老太婆撞得跌跌搖搖的，他一個勁兒往北衝。他有一種喝醉了酒的感覺，脚下踏着的好像並不是石板路，祇是一片熱辣辣的什麼東西——一個不留神就得爆炸開來的。

他連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一來到了那學校裏，路上的熟人跟他打招呼，他也沒有瞧見。

「好哇好哇！」他咬着牙貓笑着。「人家忙得要死的在這里做工作，你們倒在背後攻擊人家！」

王老師正忙着幫陳先生弄壁報，拿筆蘸着紅墨水在報紙上打記號，無名指上沾上了許多紅的。他詫異地瞧着這位來客，眼鏡裏那雙小眼睛也張大

了：

『攻擊什麼？』

譚九先生臉上發了熱。他相信他自己會昏過去。他兩手在暗地下抓緊着拳，連舌子都打起結來：

『你們——你們——嗯！你們——』

那個姓陳的小夥子聽見聲音走了進來，一面用個紙欄子在擦手指。譚九先生瞟了他一眼，又瞪着王老師，嘴角一抽一抽地在那里動。

『莫裝做這樣子！』他叫。『我問你，你們講過沒有——什麼穀子不穀子的……人家有沒有穀子干你們的屁事，要你們來講！……你們是什麼東西，我問你！你們是什麼東西！』

『什麼穀子？你說什麼？』

『哼，裝獸！你們是不是講過——什麼圍不圍穀子……』

倒是那位陳先生想了起來：

『哦，是的！我們看見報上有一篇文章——講戰時糧食統制問題的，想在壁報上轉載一下。這篇文章順帶談到糧統制可以防止囤積居奇，哪個攻擊了譚先生呢？』

譚九先生退了一步。他咬着牙叫了一聲『雜種！』就往外衝。到了門外他才想起還有些話沒發洩乾淨。他打轉身的時候拚命忍住他的狂怒，聲音給弄得哆嗦着：

『好得很！你們倒來這一手！人家推誠佈公跟你們一起討論，忙又忙得要死，哪個曉得——哪個曉得——你們背後破壞我！……嗯，我不怕，我怕！你們無非要使起大家來反對我，好得很！我等着！我倒要看看你們的手段看！……噢，你們當我是個蠢寶啊？其實我都曉得，都曉得！你們要排擠我，是不是？好，看哪個狠！』

音：

他不等別人有開口的機會，一掉臉就走。一面從牙縫里擠出了嘶嘶的聲

『哼，人家處置自己的穀子也要講空話！娘賣腸子的！——你們配叫做知識分子！』

於是他回家躺到寶慶皮椅上，把左腿擱上了擱手。

『我不合作，我不合作！』他斬鐵截釘地說。『我的茶呢，我的茶呢？真不曉得你過些什麼日子——到這個時候還沒得開水！』

太太在太陽穴上貼着頭昏膏藥，眼睛也朦朦的，好像沒睡足覺。可是她頭腦還很精明，什麼事都記得清清楚楚。

『剛才長松來過，』她一個字一個字地報告着。『他講你答允他有個什麼工作，他特爲來問個訊……』

譚九先生咆哮起來：

「冲他娘的夢！——工作！娘賣腸子的這個瘟地方！——簡直沒得攪首，頑固腐化得到了這個化境！……哪個再問起這句話的——我要結結實實搥他一頓！」

廿六年十一月。

華威先生

轉灣抹角算起來——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。我叫他『華威先生』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。

『噯，你真是！』他說。『爲什麼一定要個『先生』呢。你應當叫我『威弟』。再不然叫『阿威』。』

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，他立刻戴上了帽子：

『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？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——唉，可總是沒有時間。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係工作方案，硬叫我參加意見，叫我替他修改。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。』

這里他搖搖頭，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。他聲明他並不怕吃苦：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一點。不過——時間總要夠支配呀。

「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，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。這里全省文化界抗敵總會又成立了，一切抗戰工作都要領導起來才行。我怎麼跑得開呢，我的天！」

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，跨上他的包車。

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。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。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的結婚戒指。拿着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，而小指翹得高高的，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。

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與跑，一脚一脚挺踏實地踱着，好像飯後千步似的。可是包車例外：叮噹，叮噹，叮噹，——一下子就搶到了前面。黃包車立刻就往左邊躲開，小推車馬上打斜。担子很快地就讓到路邊。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舖裏去。

包車踏鈴不斷地響着。鋼絲在閃着亮。還來不及看清楚——牠就跑得老

遠老遠的了。像閃電一樣快。

——而——據這裏有幾位抗戰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，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。

他的時間很要緊。他說過——

「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。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。抗戰工作實在太多了。」

接着掏出錶來看一看，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。眉毛皺着，嘴唇使勁揚着，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神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。他立刻就走：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。

照例——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。他在門口下車的時候總得順便把踏鈴踏地一下：叮！

同志們彼此看着：唔，華威先生到會了。有幾位透了一口氣。有幾位可

就拉長了臉，瞋着會場門口。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，——抓着拳頭瞪着眼。

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，用一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，他先前那付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。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，讓大家好把他看得清楚，彷彿要喚起同志們的一種信任心，彷彿要給同志一種擔保——什麼困難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來。他並且還點點頭。他眼睛並不對着誰，祇看着天花板。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。

會場裏很靜。會議就要開始。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，繹繹繹繹的。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個冷角落裏，離主席位子頂遠的一角。他不大肯當主席。

『我不能當主席，』他拿着一支雪茄煙打手勢。『工人抗戰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。通俗文藝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。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，』

等一下。你們知道我的時間不夠支配：祇容許我祇在這里討論十分鐘。我不能當主席。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。」

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，輕輕地拍幾下手板。

主席報告的時候，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里括洋火點他的煙。把錶放在面前，時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錶。

『我提議！』他大聲說。『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：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。我希望主席能夠在兩分鐘之內報告完。』

他括了兩分鐘洋火之後，猛的站了起來。對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擺擺手：

『好了，好了。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，我已經明白了。我現在還要赴別的會，讓我先發表一點想見。』

停了一停。抽兩口雪茄，掃了大家一眼。

『我的意見很簡單，祇有兩點。』他舐舐嘴唇。『第一點，就是：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夠怠工。而是相反，要加緊工作。這一點不必多說，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，你們都能熱心工作。我很感謝你們。但是還有一點——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，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。』

他又抽了兩口煙，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汽。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。

『這第二點呢就是：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。你們祇有在這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，抗戰工作纔能夠展開。青年是努力的，是熱心的，但是因為理解不夠，工作經驗不夠，常常容易犯錯誤。要是上面沒有一個領導中心，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。』

瞧瞧所有的臉色，他臉上的肌肉聳動了一下——表示一種微笑。他往下說：

『你們都是青年同志，所以我說得很坦白，很不客氣。大家都要做抗戰

工作，沒有什麼客氣可講。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。我
很感激你們。好了，抱歉得很，我要先走一步。」

把帽子一戴，把皮包一挾，瞧着天花板點點頭，挺着肚子走了出去。

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。他把當主席的同志襟開，小聲兒談了幾
句：

「你們工作——有什麼困難沒有？」他問。

「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，我們……」

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頂着主席的胸脯：

「唔，唔，唔。我知道我知道。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。以後——
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，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。」

坐在主席旁邊那個長頭髮青年注意地看着他們，現在可忍不住插嘴了：

「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裏去過三次，華先生不在家……」

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，帶着鼻音哼了一句——「唔，我有別的事，」又對主席低聲說下去：

「要是我不在家，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。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，她可以告訴你們。」

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。他對第三者說起她來，總是這麼稱呼她的。

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。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。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裏開會，正有一個人在那裏發表意見。他坐了下來，點着了雪茄，不高興地拍了三下手板。

「主席！」他叫。「我因為今天另外還有一個集會，我不能等到終席。我現在有點意見，想要先提出來。」

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：第一，他告訴大家——在座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，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，應當加緊地做去。第二，文化人應當認清

一個領導中心，文化人在文抗會的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，這一起來。

五點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敵總會的會議室。

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，並且對每一個人點頭。

『對不住得很，對不住得很：遲到了三刻鐘。』

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，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。他四面瞧瞧形勢，就揀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。

他帶着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！小聲兒問那個小鬍子：

『昨晚你喝醉了沒有？』

『還好，不過頭有點子暈。你呢？』

『我哪！』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，』他嚴肅地說。『尤其是汾酒，我不能猛喝。劉主任硬要我乾掉——嗨，一回家就睡倒了。密司黃說要跟劉主

任去算賬呢：要質問他爲什麼要把我灌醉。你看！」

一談了這些，他趕緊打開皮包，拿出一張紙條——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。

「請你稍爲等一等，」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。「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。現在他有點意見：要求先讓他發表。」

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徒來。

「主席！」腰板微微地一彎。「各位先生！」腰板微微地一彎。「兄弟首先要請求各位原諒：我到會遲了點，而又要提前退席。……」

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。他聲明——這文化界抗敵總會的常務理事會，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領導機關，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。

「羣衆是複雜的。工作又很多。我們要是不能起領導作用，那就很危險，很危險。事實上，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。我們的担

子真是太重了，但是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，也要把這担子担起來。」

他反覆地說明了領導中心作用的重要，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。他每天都這麼忙着。要到劉主任那裏去聯絡。要到各學校去演講。要到各團體去開會。而且每天——不是別人請他吃飯，就是他請人吃飯。

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，總是代替華威先生訴苦。

「唉，他真苦死了！工作這麼多，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。」

「他不可以少管一點，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？」我問。

「怎麼行呢？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呀。」

可是有一次，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。婦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，沒有去找他！

「用話聽，調查。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。」

「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。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。由我們文

化界抗敵總會派人來參加。」

他看見對方在那里躊躇，他把下巴掛了下來：

『問題是在這一點：你們委員是不是能夠真正領導這工作。你能不能夠對我担保——你們會內沒有漢奸，沒有不良份子？你能不能担保——你們以後工作不至於錯誤，不至於怠工？你能不能担保，你能不能？你能夠担保的話，那我要請你寫個書面的東西，給我們文抗會常務理事會。以後萬一——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，那你就負責。』

接着他又聲明：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。這裡他食指點點對方胸脯：

『如果我剛才說的那些你們辦不到，那不是就成非法團體了麼？』

這麼談判了兩次，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的委員。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，華威先生挾着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，發表了一兩點意見就跨上了包

車。

有一天他請我吃晚飯。他說因為家鄉帶來了一塊臘肉。

我到他家裏的時候，他正在那裏對兩個學生樣的人發脾氣。他們都掛着文化界抗敵總會的徽章。

『你昨天爲什麼不去，爲什麼不去？』他吼着。『我叫你拖幾個人去的。但是我在台上一開始演講，一看！！連你都沒有去聽！我真不懂你們幹了些什麼？』

『昨天！！我去出席日本問題座談會的。』

華威先生猛地跳起來了：

『什麼！什麼！！日本問題座談會？怎麼我不知道，怎麼不告訴我？』

『我們那天部務會議決議了的。我來找過華先生，華先生又是不在家！』

『好啊，你們祕密行動！』他瞪着眼。『你老實告訴我！——這個座談會到底是什麼背景，你老實告訴我！』

對方似乎也動了火：

『什麼背景呢，都是中華民族！部務會議議決的，怎麼是祕密行動呢。……華先生又不到會去，開會也不終席，來找又找不到……我們總不能把部裏的工作停頓起來。』

『混蛋！』他咬着牙，嘴脣在顫抖着。『你們小心！你們，哼，你們！你們！……』他倒到了沙發上，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。『媽的！這個這個！——你們青年！……』

五分鐘之後他抬起頭來，害怕地四面看一看，那兩個客人已經走了。他歎一口長氣，對我說：

『唉，你看你看！現在的青年怎麼辦，現在的青年！』

這晚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，嘴裏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。他打碎了一隻茶杯。密司黃扶着他上了床，他忽然打個寒噤說：

「明天十點鐘有潮集會……」

二十七年二月。

「新生」

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，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喫了一驚：怎麼，這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漢先生麼？

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，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箱，都是灰撲撲的樣子。他身子又高又瘦，臉子有點黑。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滌臉：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鬍梗子，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紀。連他那副近視眼鏡——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，好像那些整年不揩的玻璃窗一樣。

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，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『最純粹的藝術家』，『那你一定會覺得——他這副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。』

然而李逸漢先生用種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：

『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。老潘，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。如今可醒來了。我真要感謝日本強盜；要沒有他的滅聲震醒了我，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。』

談到他家鄉將失陷時候的情形，談到他流亡出來的情形，他就說得很快，突出的顴骨上有點發紅。有時候他忽然打住，好像一下記不起來的。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，又性急地說了下去。老潘知道逸漢有滿肚子的憤怒。可是老潘覺得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，太不會使性子，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，看來祇是表現了急躁。

李逸漢在敵人離家鄉祇有六七十里時候，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。他平素每年能收七百擔租穀，今年可完了。他把她們母女兩安頓在岳家——在浙江南部一個什麼鄉下。他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。

『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。我是決定了的；我要到這後方來做點

工作。我要開始我的——我的新生！」

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，就答允擔任了這一門課：他認爲他應當附帶找這麼一個職業。

「啊呀，」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，「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，我真覺得有點惶恐的樣子。……」

可是逸漠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：

「笑話！……現在的逸漠不是過去的逸漠。過去的逸漠在那裏學陶潛，而現在的逸漠呢！——是墨翟。我要工作，我要喫苦。千千萬萬的人都在那裏受苦受難，而我——而我——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。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！」

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搬出來——請逸漠先生住進去。於是逸漠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。他參加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。並且替

他們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。他還打算畫些畫，有宣傳意義的畫。

『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！』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，手指莫明其妙地亂動着。『我們要告訴全世界！——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，寬大，和平。而敵人呢！——獸性，殘忍。我們不單是爲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，並且是爲人類的莊嚴而奮鬥。』

他不安地在圖畫教室裏走來走去，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。他全身的力氣全都聚在他那隻右手上。一把抓着拳頭一會兒又放開。他臉上有點發熱。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，髒髒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。

幾個學生都緊瞧着他。他掃了他們一眼：他視線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——他覺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種響聲。於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，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。

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；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。校園

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烏鴉，在冷風裏面搖晃着。現在還不到五點鐘，屋子裏已經很黑了。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線青灰色的冷光，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。

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；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，總得在他書齋窗邊站這麼一會，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。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——就是到了冬天也都碧綠的。

『那棵臘梅總已經開了花吧，』他對自己說。

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——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，馬上又着手來校正自己的思想。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：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，誰也不能夠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，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。

而這裏呢，完全是一種新環境。

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。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——他總感到這新環境髒髒缺缺了一點兒什麼東西。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，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。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——也不是那種火熱的憤怒，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，變成了一種跟憂鬱滲和起來的東西。……

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，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。

『真的，爲什麼一定要把四點鐘課全部排在星期三下午呢？』

後面有那個學生『嘶！』的一聲：不知道是發笑，還是擔鼻涕。他喫了一驚，慢慢轉過來。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，好像一個自愛孩子剛剛哭過，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臉似的。

他搭訕着問：

『你們對於——呢，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？』

幾個學生互相看看，笑了一笑。

『你們二三年級的畫圖是選修，』逸漢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。『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，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。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，喚醒一般民衆。祇要畫得人家看得懂就行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：橫豎現在是——！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。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。』

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，大概在那裏交換眼色。隨後一個剪和尙頭的學生把屁股稍爲掀掀，來代替了起立：

『李先生，那麼那些宣傳畫呢？——是不是藝術？』

『這不是藝術！』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。

『是不是一切的宣傳畫都不是藝術？』

做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。唉，連這也要問！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

釋了一回，宣傳品就是宣傳品，絕不是藝術，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：目前我們所需要的——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，喚醒國人的東西。他用右手在空中斫着，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。

『我們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！敵人用大礮來轟我們，我們也用大礮去回答他們！現在頂偉大的是前線的抗戰軍人，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。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，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。』

『李先生』——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不欠一欠了：祇坐在畫架前面乾叫。『那麼柯勒惠支的那些連環圖畫，蘇聯的許多木刻——都是有宣傳意義的，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？』

『這又是魯迅的信徒！』李逸漠想。

他們師生互相盯着。一陣難堪的沈默。屋頂上有烏鴉飛過，『哇』的一

聲，好像牠老早就在旁邊偷聽，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麼一聲喊似的。

逸漢先生猜到他自己臉色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，因為有一個學生發出了一聲輕笑，而且向窗外噙了一臉。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拚命擺出一副微笑來，表示滿不在乎。可是一開口——自己也覺得聲調不太自然：

『關於這個問題，這個這個——唔，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。這個這個——一個美學上的問題。藝術之所以成爲藝術……講起來複雜得很。……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，我慢慢地幫你弄明白。』

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來找過他。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，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。那些問題呢——可絕口不提起了。

一般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：似乎是把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，又似乎是看他不起。有時候有懶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，請教他要怎麼編排纔好看。他們總是一談完了事務就走掉的。

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，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：

『這就是李逸漢！』——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，還是一種諷刺。

他倒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，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。那是個小個兒，臉上有幾顆麻點。他管的事情很雜：又是什麼座談會，又是什麼讀書會，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。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的！——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文字，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。他看見了逸漢先生，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。

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漢先生談起他：

『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。人又熱心，又虛心。他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，……你願意跟他談談麼？』

『我想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：他生活枯燥得很。』他停了會兒，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。『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：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。』

真的。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——一坐就是十九年。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，成天到晚都默在學校裏，過着他的刻板日子。彷彿也祇有這麼一種生活纔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，纔配得這灰色的天似的，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——全都是這麼一副勁兒。

有一個星期六傍晚，逸漠先生到底忍不住了。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。

『老潘，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。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。這就是單調症。再不然就叫牠灰色症。……我真悶得慌……我們出去喫點酒罷。』

『好吧，』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。『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……我有心臟病。……要不要再找個人陪陪你呢？——呢，找陳先生來好不好？』

『他會喝酒啊？』

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，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色說：

『我們這學校裏……』時，恐怕祇有章老先生會喝幾杯。……』

『就找他來罷，如何？他這個人有沒有有一點風趣？』

『風趣？』老潘笑了起來。『八個大字：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。』

接着又用一種校長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。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，一筆字也寫得挺好，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。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。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『目的』兩個字，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，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。

老潘攤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着：

『請你看！——這樣的師長，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！每年暑假都不能解他的聘：這裏有一位大神士替他撐腰。這就是我們的神聖教育界！老實說，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是好的哩。你有什麼辦法呢？——除非你根本不算在社會上做點事。你要做事你就得遷就，低頭，忍氣！……』

那個打了個呵欠，拿一根煙來點着，帶種憐憫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。

『那位老先生夠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，』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。『一跟他談到時事，談到抗戰呢——他，簡直就是漢奸理論！』

這晚一對朋友在一個館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，逸漢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。他不斷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澆着，不斷地吸着，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。

那一個耽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，他一把抓住了酒壺：

『老潘我告訴你一個故事。有一個酒徒對人說：「熱酒傷我的肺，冷酒傷我的肝，而不喫酒呢——傷我的心。我寧願傷肺傷肝，而不願傷我的心。」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。……你們不會喝酒——我真替你們悲哀。』

於是他大聲吸了一口，還噙了煙嘴，很舒服的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。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，不過眼睜有點發紅，叫人疑心他剛纔哭過了

的。

『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喫這裏的老酒，』他指指地下，『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。但是——而竟還可以。……老潘你倒嘗一口看。你應當品一品這個味道。……』

那個給逼着喝了一點兒，很慚愧似地說：

『我從前倒還喝一點。不過也辦不出好不好。』

『這個——要比到我們家鄉是比不上。我家裏有九罇陳紹酒，據說是陳了六十年。六十年雖然不見得，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。我常常邀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鎮上來小住幾天，隨便談談，喫點酒。……我酒呢是喫不多的，我祇是愛那喫酒時候的風趣。……呃，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，你進過酒店沒有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「噯！你應當去坐一坐的！」逸漢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。「那些酒客——那種那種——唔，那纔真是會喫酒。一塊磨菇豆腐乾，兩碗遠年，他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。……你不該不去瞭解瞭解那個趣味。」

他閉了眼睛，累了似的噓一口氣。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爲他賜酒用的精緻的磁器。又想起他那盒圖章，他那些書籍跟字畫。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，金石家——如今可不知道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。

他又噓了一口氣。他忍不住要說話，談起他的家庭生活，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——她每逢他一喝酒，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，把她的嘴湊到他杯子上呷這麼一口。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：

『看這小鬼。』

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，耐心耐意聽着。逸漢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；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，不

拚出來就不舒服。

可是他一陣頭暈。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，額頭伏了上去。

『醉了吧？』那個問。『我們就回去好不好？』

他搖搖頭。

別的顧客都走掉了，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。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，祇有時候聽見外面呼的一聲響——打什麼地方掃過去：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。

逸漠先生忽然擡起頭來：

『呃，老潘，你太太住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裏？』

『自己家裏。怎麼？』

『那就好，那就好，』他喃喃地說。『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。我不反對結婚。但是岳家——岳家——唉，我真怕他！』這裏他把眼睛

張大了些。『我要不是家鄉失陷，就是討厭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。我的岳家，岳家——從岳丈起，直到小內姪爲止——沒有一個不卑鄙齷齪，自私自利！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個人的！……她——她——一封情……發牢騷……訴苦……娘家住不慣……要來……我怎麼辦呢，我！她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？她們做什麼工作呢？不做工作——到這裏有什麼意思呢？……我要不是爲得想做點子工作，鬼纔跑到這地方來！這裏——這裏——這樣一個死城！一點沒有生氣！灰色！……』

他們是九點多鐘回校的。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排門關得緊緊的，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。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，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慘些。

逸漠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房子——他的心就往下一沈。

一間孤零零的屋子。好像除開了他逸漠先生而外，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

一個生物似的。四壁都粉成棉樣色，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。沒有什麼陳設，也沒有什麼裝點，祇有個簡單單一點傢具，一點必要文具，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。雪亮的電燈照在這麼一間屋子裏，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。

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——他得開始他的「新生！」

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。他覺得自己是孤獨者，沒有親人，也沒有朋友。誰都不來關切他，誰都不來照應他。這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怪境遇。他小時候有母親，有姊姊，後來有太太；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要什麼。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四面，把他當做一個中心。而現在呢？——

『我恐怕是在做夢。』他糊里糊塗地自言自語着。

他希望這一切都是個夢。一醒來——還是在家裏，在自己那張軟綿綿

的暖烘烘的牀上。牀旁邊茶几上，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，還有一聽老燻臺，一部梅村家藏稿。他女兒就得拿一支煙送到他嘴邊，替他點了火，並且孩子氣地笑他：

『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！』

仍舊照每天朝晨一樣——窗幔子打開了一大半，讓外面的陽光照進來，稀稀疎疎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，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。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煙，看了吳梅村幾首詩，這纔慢慢爬起來。

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，照舊那麼和平，一點火氣都沒有。

『那樣靜悟的世界，說是竟有戰事發生，這真太不可想像……』他想，『這個夢真長。……不過南柯記裏那樞盧生——唔，夢裏有幾十年……而其實——而其實——一下子。……』

他打了一個隔兒，打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。他還坐在校長室

裏那張舊沙發上，不肯回屋子裏去。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，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了。

於是他拚命去鎮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，要把牠弄得清醒些。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——現在他這個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。

蘆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夢境。……滬戰就更加沒有這回事。……

那麼九一八呢？——這個他可要看看。還有一二八呢？我們中國就丟了這麼四省，一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擊麼？……這裏他堅決地站了起來，用手絹使勁抹抹嘴，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：

『不行！不行！九一八也實無其事，一二八也實無其事。現在總還是！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……』

『替你沏了一壺濃茶，逸漠！』老潘很高興樣的走了進來。『你先喫一點八卦丹吧，怎麼樣？』

逸漢先生嘆一口氣，從那個手裏接過一小片八卦丹來，不經意地放到了嘴裏。他重新坐了下去。手指摸着右邊太陽穴——正在那裏一跳一跳的。他帶着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：

『剛纔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！我太敏感，太多幻想；近來我神經上似乎有點病態了。』

『你還是早點去睡罷。我看你喝得太多了。』

『那不相干，』他有點不耐煩地答。『你不懂得我——我的那個……』
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，他收回了他的話鋒。他備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的時候做起朋友的，以後可就各有各的生活，各有各的發展。如今——逸漢先生認爲他一眼就把老潘認識個徹頭徹尾，而老潘對————逸漢先生呢————根本就一點也不瞭解。

然而這全校，這全城——就祇有老潘還陪他談幾句。他永遠祇對着老潘

那張長長的老實的臉子，永遠祇聽見老潘那副高亢的嗓音。這就好像叫你餐餐喫這一色菜，天天喫這一色菜，不許你換一換口味。他盼望有個把別的同車找找他，哪怕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也好，甚至於那位章老先生都歡迎。要不然——

『要不然我真會生胃病了。』

從這個星期以後，逸漠先生每天都要喝一點老酒，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。而總是找老潘陪他。有一次他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：

『這裏就簡直找不出一個喫酒的人麼，除開那個什麼章老先生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？連在校役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？』

跟那位小個子陳先生總算是認識了。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傢伙，祇知忙着一些事務，祇是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，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。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點頭走掉，好像生怕人家抓着叫他喝酒似

的！

『這究竟也是工作，』他告訴自己。

雖然他不大愉快，可到底也在酒後畫了一幀漫畫：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着手在那裏走路。他題好了標題——『軍民合作，』忽然又覺得有點慚愧的樣子。他躊躇了一會，決計就這麼不署名的交了出去。

『糟糕！糟糕！』——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，就突然有種被人打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。『竟登出了我的真名字，那些混蛋！從此『逸漠』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……逸漠畫出這樣的畫來……嗨，真混蛋！真混蛋！……』

他覺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。而那個剪和尙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。這次星期三在圖畫教室裏——那個學生公然要求李先生再給點稿子哩。

『沒有！』李先生冷冷地答。『我近來心境不好，什麼也弄不出！』

一下了課——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，在老礮臺煙罐子裏拿出一支白金龍來，躺在牀上抽着。一份當天的報紙鬆地掉到了地上，他也沒有去檢。這是他自己掏腰包定的一份報。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，可是全部陳列在閱報室裏，總是好幾十個人鑽在一起看。這個他可弄不慣。

學校裏什麼習慣都這麼跟他合不來，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似的。廚子實在應當叫他幾年徒刑纔對；老是那幾樣菜，老是那麼淡而無味。逸漠先生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塊兒喫，吩咐他們單開到他屋裏去。他們就更加欺侮他，叫他一看見那份飯菜就生氣。早起想要喝點茶呢，總得費很大的勁纔能夠把校役喊來。而茶葉——他親自去買來的，據說是頂好的祁門。泡出來祇是一味的苦澀，沒一點香味兒。

『真奇怪！』他把手裏的烟一擡。『他們在這裏居然生活得那樣起勁，』

那樣快活！」

他伸一個懶腰，起來呷了口冷茶，把茶杯生氣地往桌上一頓。

嗨，喝幾杯去吧。於是鎖了房門走出來。

找誰回去呢？又是老潘？——邊漢先生躊躇着。一想到那位校長先生，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彷彿剛剛喫過什麼太甜了的東西，從食道一直到胃裏都膩巴巴的很難受。

他這就放慢了腳步，裝做散步的樣子，裝做是無意中踱到校長室裏的樣子。

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，給黯紅色的雲彩照着，望去就好像是一塊弄髒了的綠色紗布。灰色校舍也秀鬚給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，顯出了一種怪不調和的顏色。

可是籃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，還有些學生在那裏起勁地「大刀

唱進行曲」。教職員宿舍裏也爆出了幾個人的笑聲，隨後就飄出了一句

話——『一般老百姓怎麼會懂你這些抽象理論呢……』

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！這大概又是在那裏談什麼事務！

逸漢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，向裏面瞟了一眼。也許陳先生會發見他，會請他進去坐坐。他步子放得更加慢，低着了頭，好像在量這條小路的尺寸。有一剎那——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慣例，竟想要自動闖進陳先生屋子裏去。

不過他可沒有停腳。

『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，倒要我去找他們！』

就這麼着，這天晚上喫酒的時候，仍舊是那一味老菜——那個老潘。

『我這裏真住不慣，真無聊！』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，鬍鬚這都是老潘害的。『我實在想要走。……但是走到哪裏去呢？——別處沒有朋友，生活

又成問題。……活活把我卡在這裏！……」

他一直沒有寫文章，也沒有畫畫。他心境不好。自從認識了那位章先生，他向那位先生借來一冊石印本的石鼓文，每天就臨臨寫寫。

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，背有點駝，腿有點癯。照逸漠先生看來，那個國文教員並不像老潘那麼可憎。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逸漠先生相同：也是喜歡買買碑帖，也是喜歡玩玩圖章。他們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人對泰山金剛經的愛好，簡直非常投契了。

『這種石刻我已經搜羅到一千零五個字，』逸漠先生說：『易培基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。但是現在——』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，『現在不曉得是燒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。』

『所以囉！』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，輕蔑地眯着一雙眼睛。『我也灰了心，近來也懶得去找這些東西了：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！這真是個劫』

數！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，硬要攪出這樣一個戰事來，唉！」

逸漠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，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：

「然而人家來侵略我們，我們如果不抵抗……」

「嗯，抵抗！」那個把嘴角往下一彎。「抵得人家贏麼！抗得人家贏麼！從然自討苦吃！」

「那麼我們難道讓他們來佔領中國啊？」

「倒也不是什麼讓，……總之——總之——唔，你打人家不贏，何必又自討苦吃呢。你一打——犧牲反而大。……」

「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！」逸漠先生想。

那位老先生一個嘴角上綴着一泡白沫，他用小拇指的長指甲把他掏掉，又憤激地說：

「譬如——他們到的一些地方，先倒也好好的。然而後來來了游擊隊，

又有了反日分子。好了，這樣一來，他們自然就去搜捕，殺人，弄得老百姓不得安業，……游擊隊有什麼用處呢！打又打人家不贏，這裏闖一下，那裏闖一下。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了，他就一走了事。他們一搜索，這個地方的無辜良民倒弄得個玉石俱焚……」

「但是根據許多消息，老百姓倒是很歡迎游擊隊哩，」逸漠先生還是微笑着。他覺得這場辯論很滑稽，覺得自己是白費唇舌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。『有許多地方的游擊隊，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自衛隊：他們不甘心袖手看着自己家鄉受糟蹋。』

「哼，自衛！哼！你有大砲沒有？你槍械比不比得上人家？……自衛！自衛！……倒把地方上弄得亂糟糟的！」

「——照你這樣說法那麼我們老百姓就該在敵人統治之下當順民，當漢奸了！——不過逸漠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。於是他念頭忽然觸到那個週刊上

的一篇論某種漢奸；這一定就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。現在他竟親耳聽見對方那些論調，這纔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力，而且非常痛快。

逸漢先生性急地點了一支烟，性急地坐到一張椅上。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怒而發抖，腮巴上也發起熱來。就是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，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。他想要告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，一點真正的事實，想要說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，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，說明敵人佔了我們幾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，他覺得就是措詞不客氣一點也不要緊，他甚至於不妨嚴厲地這麼教訓那個老朽：你應當曉得這是個苦難的時代，祇要是個中國人，祇要是個夠得上稱做人類的人，祇要不是畜生——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，……

然而他沒有開口，他不慣於跟人在這類題目上爭論。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，叫別人聽了會冷笑——

『哼，逸漠先生祇會拾人牙慧！』

他還聯想到服爾泰一句話：『頭一個拿花比女人的天才，第二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癡。』而他逸漠先生的這套理論呢——正是論某種漢奸那篇文章發揮過的，並且說得十分詳盡，十分精到。

『那個週刊——章先生看不看的？』他問。

『白話文我看不懂！』

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。逸漠先生想要走開去，可又覺得不大禮貌似的。他時不時對門口瞅一眼，希望有第三個人走進來——把這裏的僵局打開一下。他發見別人正緊瞧着他手裏的烟，叫他意識到了什麼，這就掏出烟盒來敬了對方一支。

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，又把這支煙伸得遠遠的——眯着眼睛看着上面的牌子，那張繃得緊緊的紅臉也慢慢鬆弛下來，祇是焦黃的手指還緊緊夾

了紙煙，生怕驅逐定似的，一抽起來就很響地吸一口氣。

髡髡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覺氣幾句，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要抽幾支，接着又提到了酒。

「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吃幾杯？……」

「是啊，」逸漠先生趕緊回答。「祇是找不到一個酒友。」他用種期待什麼的眼色盯着對方。

「唔，哪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。」

逸漠先生指議今晚權且去上一上館子，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地又說：

「今天我身上不使。……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，然而家裏沒有預備。」

然而還是給邀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。李先生帶了錢，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的。

他們做了酒友。他們常常到那些小店去吃。章老先生總是『身上不便。』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人到他家裏去。逸漠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家上去，還是爲了送還那冊石鼓文。從下午五點鐘談到了七點半鐘。女眷們在隔壁不安地咕哩咕嚕，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。臨了還是客人把主人邀了出去，一到館子門口——章老先生又忽而要打回頭，因爲他忘記了帶皮夾子。

『噯，真荒唐！』這位老先生給邀着一拐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，一面埋怨自己。『本是應該讓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的。……』

這位老先生酒量很好，不動聲色地把酒一杯一杯喝下去。同時不斷地從逸漠先生放在桌上的那個煙盒裏拿煙抽，一空了就馬上喊茶房去買。說起話來還是那麼有條有理，而且喝得越多，字音就吐得越慢，祇是鼻子發紫就是了。有時候還用他那長指甲剔牙齒，然後往旁邊畢剝一彈，在桌沿上抹幾抹。

這麼一個朋友——逸漠先生竟跟他結上了，這可叫老潘吃了一驚：

『怎麼，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？』

『無所謂，』他說。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臉，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校長身份來干涉他個人生活，他有點不高興。他用種很自信的神色說明了他的態度：

『朋友見解不同並不要緊。各人彼此不同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。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，而意見都差不多，這單調不單調呀，我問你！：我跟章老先生呢！——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：談詩，談金石書畫。……』

可是這幾天逸漠先生自己也覺得——他跟他那位酒友已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。章老先生總是炫耀他家藏的東西：吳昌碩刻過一副圖章送他。他還藏了一幅倪雲林的山水，上面有張廷濟的題跋。總是這一套。

『他吹牛，』逸漠先生想。『怎麼我到他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？』

他不言語，祇把臉子埋到杯子上呷一口酒。他一下記了他那個孩子氣的

女兒，悶悶地噓了一口長氣。

那位章老先生呢——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請他，他爲了要報答別人，爲了要盡他這個做酒友的義務；就不得不想出一些話來替別人解解悶。這就提到了學校裏的事。他用種祇可對自己人談的那副機密臉相，告訴了逸漢先生許多祕密。

原來那位訓育主任有『斷袖癖』，而那個體育教員竟跟一個校役的老婆有勾搭。這些事沒一個人知道，只是瞞不過他姓章的。會計科的人很會揩油；發薪的時候扣除所得稅用郵票來補足零頭，就叫他們得了許多好處。

『李先生我告訴你，』他把臉子湊過去，讓別人剛剛聞見他嘴裏那股臭味兒，『拿薪水呀——頂好是把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給他們，你這就可以拿到一筆整的錢。我就是這個辦法。我不要再他們的郵票。』

說話的人停住嘴想了一會，臉子更湊近了些，逼得逸漢先生把身子往後

一仰——讓開一點兒。

『潘校長很相信我。但是近來——他爲那一羣宵小所包圍了。陳先生就是一個。李先生認不認得那個陳先生？李先生我告訴你，你須要小心些。他是一個反動份子，那個陳先生。』

接着緊抿嘴，點了點頭，又重複了一句——

『反，動，份，子。』

這些祕密——逸漠先生認爲是關於私人道德的事。他沒有對誰提起過。

『唉，單調！』他祇是埋怨着。爲什麼他朋友這麼少呢？爲什麼他不得不去找那個老先生，像以前找老潘那樣老是吃這一味菜呢？

他的經常喝酒，他的跟那位酒友廝混——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，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種義務了。

並且這種義務還增加了他的經濟擔負。回回是他請客。他出來的時候祇

帶四百來塊錢，如今已經化去了一百多。祇有跟老潘一塊吃喝纔可以調濟一下：總是老潘搶着會鈔。

『讓我來罷，』老潘常常說這句話：『你手頭比較困難。』

於是到了這個星期六晚上——他竟誰都不找，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，一回來就躲到自己屋子裏，把門上了門。

那盞藍泡子的電燈發着青光，跟掃樣黃的紛牆混成一種慘綠色。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，一下一下的梆聲劈劈敲到了他的心臟上。他似乎還聽見了那個更夫的脚步響——在那條又深又黑的巷子裏發出了寂寞的回聲。

逸漠先生照平素那麼躺在牀上，抽着烟。他近來每次喝了酒之後，總是很易感，很煩躁，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樣飄飄然的快感了。心上時不時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刺着似的，一路刺到了鼻尖上。他恨不得跳起來在地下打滾，隨便抱着一個什麼來痛痛快快哭一場。

從前他祇是跟淺僻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。他沒有幫助過什麼人，也沒有什麼要求助於人的。他從來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孤獨的痛苦；現在可打得他好苦。

「除開老潘是個忠厚人，還肯照應之外，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，」他很難受地喃喃着。「我人緣不好。」

想起他當「純粹的藝術家」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。他竟有點懊悔起來。可是！唉，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樣的戰事發生呢？如今可連那家至親。那個丈人家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。

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，拿出今朝寄到請他太太的一封信。老是那麼一些話，老是訴苦。她甚至於警告他；在娘家這麼住下去她準會吐血。

做丈夫的咬着下唇，紅眼睛對窗子釘了一會兒。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，用力往地板上一擗。

『對我發這些牢騷做什麼！哼，好像是我陷害她的！』

三裏依煙到了地下，他轉身去檢的時候，連紙圍子也給順便檢了起來。他想到他家跟一般親戚朋友合不來——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。他想起他太太每年親自去收租的那種厲害勁兒。他還想起有一個老同學窮得向他通融十塊錢，可給他太太否決了，雖然當時她很有充份的理由——

『接濟朋友本是應該的，』她這麼說。『不過接濟到後來，就好像變成我們的義務了。要是有一次不接濟他，反而招怨。所以還是不要有銀錢來往的好。橫豎我自己過得過，不會向人家去告借。』

逸漢先生從前很感激他那個精明的太太，有時候自己還幫着出一點主意。現在他可認爲一切的過錯——全都在他太太一個人身上，以致害他到了這麼一個地步。

於是他坐下來寫回信。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毫，寫着帶李北海筆意

的一筆字。寫得很慢，不斷地抽着煙，像他寫小品文那麼仔細。他告訴他太太：『他自己的生活很苦。然而在這抗戰時期裏，誰也得忍耐。』

『我已說過多次，須忍耐，須忍耐。』

歎一口氣，抽一口煙，手上的煙薰得他把眉毛輕輕皺着，一面又往下寫。他說他岳家是一羣庸俗的市僧，祇知道個人利益的傢伙。他爲了怕他丈人或是舅子會拆信，還在信頭上寫了幾個大字：『私拆此信，卽是禽獸』——下面來了一個『！』，隨後又覺得這未免大火氣，於是把這感歎號塗掉。

這晚他睡得特別不好。他在反復地想這個問題：

『這戰事要什麼時候纔結束呢？要怎麼樣纔可以快點得到勝利呢？』

他翻了一個身。下面的舊牀綳子硬得他很不舒服，又翻了一個身。兩手放在被窩裏太熱，伸出來可又太冷。他頭部有點發燙，腦筋昏得很。他覺得

他本來可以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的，他的思想本來可以順着一條路前進的！如今這條路上可似乎有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把他擋住了。

忽然他記起歐文的一篇作品：好像有一個什麼人在個什麼山洞裏睡了一覺，外面的世界已經過了幾十年。唉，要是他逸漠先生也能睡這樣一覺……祇要幾分鐘……醒來走出山洞一看——一個幸福的中國，一個苦鬪了五十年
的中國。……

然而他又責備自己：

「這種想法太消極！」

不錯，他應當拿出一點力量來，他應當去參加這一場苦鬪，叫中國快一點點得到解放。於是他想起了阿拉丁的神燈——祇要這麼一擦，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。……一會兒又想起一些美麗的童話，一個天使答應他三個願望。他這就把思緒整理一下，打算具體地提出這三個願望，三個

帶積極性的願望。……

早上醒來已經十點鐘。嘴裏有點發苦。他記起晚上的那些幻想，逗得他好久睡不着，覺得很無聊。他伸了個懶腰，走去撕了一日曆。

「又到了星期日，唉！」

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一早就出去了，留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；關於那個週刊要討論一下，希望他下午一點鐘去出席。

「唔，」他把紙條往桌上一扔。「又是事務，又是！」

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，影子在那裏發抖，校園裏的麻雀啾啾地吵着，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嚷聲歌聲比賽一樣；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！

逸漢生先一個人在屋子看看報，喝喝並不好喫的那壺祁門。他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在這裏跟一個什麼人賭氣，他誰都不願意見面。

「失地裏的那些老百姓——到底怎樣生活呢？」他問自己。

也許有人照樣做買賣，有人照樣耕地。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的話，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，照樣畫他的畫，刻他的圖章；這些跟軍事政治都不相干。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，大概不會受到什麼干涉。

然而他失望地歎了一口氣。他想起了關於敵人暴行的那些事實。

祇有北平——髻髻沒有這些事，他想。平津是和和平平失陷的，那裏就能和和平平處下去。不是有些學者在內地住不慣，又回到北平去了？

逸漠先生啜了一口茶，皺了皺眉。他把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，然後往箱子裏一鎖：他決計不發出去。

『何必再責備她呢，她這樣可憐！……』

木椅上坐得他屁股發酸，他往牀上一躺。枕頭邊那隻錶在滴滴地響着。他腦袋給一下一下地震動着，叫他疑心這響聲是他自己的太陽穴在那裏跳。他常常在離開太太的時候就專門去想些太太的好處，現在他正在記起她

的能幹，她對他的體貼，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苦生活——唉！

『所謂敵人的暴行，大概都是局部的，』他對自己說。

可是他自己也很迷亂：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用意。他想像他太太和他小
姐要是還在家鄉裏的話……他全身發了一陣冷。

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——不如所傳之甚。可是他又校正自己：他知
道敵人他如果很有紀律，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來起來自衛。

『而我們家鄉呢——游擊戰打得很起勁。』他常常對老潘說的。

他又點了一支煙，叫校役來重泡過一壺茶。一面他還很仔細地整理他的
思路，不叫端給別的岔開去。他腦子裏像電那麼閃了一下。很快地轉了一個
奇怪的念頭——

『回家去看看罷……』

據說敵人佔領的地方——起先很平靜。可是因爲有游擊隊，因爲要搜索

游擊隊，這就有了暴行。……他一下子記不起這是誰說的。這些韻乎很有根據。……

等他記起這是章老先生的理論之後，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了一樣！——突然感到了一種空虛，一種失望。他莫明其妙地憤怒起來，鬍鬚一個人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，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。

「漢奸漢奸！」他拿煙的手用力曲着，好像要抓個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止了似的。「這個非肅清不可！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來，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！……」

他用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煙蒂，然後把陳先生那張條子對摺了對摺，弄成很小的一方，用手指在紙面上摸着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——天上又有一朵朵的白雲，怕人瞧見牠似的偷偷地流着。屋子裏的太陽影子就一會兒隱，一會兒現。逸漢先生的臉子也一

會兒黯下去，一會兒亮起來。

他搓了搓手，打算寫一篇短文，要把章老先生那種思想結結實實攻擊一下。可是他沒有拿起筆來的意思，也沒有動手去構思。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類文字是不很合式的：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疎了，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，不過也許是因為——寫出來怕人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，會發現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——正是他不知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。

這裏他從袖子裏掏出手絹來抹抹嘴，悶悶地噓了一口氣。

『真的，一個太冷靜的人，太會分析的人——往往是悲哀的。』

真的，他對他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點兒。於是他拚命去說服自己：他的不動手寫那篇文章並不是別的，完全祇是爲了心境不好。

『嗨，心境真惡劣！』他堅信地反復了一句。「要回家鄉去呢，除非是

回去打游擊，而這——我又辦不到。藝術家是沒有用的，沒有辦法。」

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。他反正解決不了這苦悶，就索性走到校長室去。

他得想法子排遣排遣，好好地消磨這一天。他不能讓自己的心境老這麼惡劣下去。

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着一個客人。他們坐得很規矩，顯然是不十分熟的。並且一定又是有什麼事務。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的問題。

這位逸漠先生帶副瀟灑勁兒隨隨便便一跨進房門，這裏的嚴肅空氣一下子可把他膠住了，鬚髯他全身都凝固得成了滯巴巴的。接着他感到了一種失望。

『我來做什麼呢？』他埋怨地想，『人家正在計議天下大事，你闖進來做什麼！——你難道想找老潘去陪你喫酒麼？……』

他對老潘打了個莫明其妙的手勢，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。他走得很快，

不過連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裏去。脚步在小石子路上性急地沙沙沙響着，他的影子在地上輕輕顫動着，好像爲了要拚命追着他而很有點嘆力似的。

真的。找老潘喝酒有什麼意思呢。人家一滴也不肯進口，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漢先生喝多了，似乎生怕自己多化了酒錢！

逸漢先生走出了校門。一想起昨晚一個人喝悶酒，他倒抽了一口冷氣。他任聽他那雙腳往東走，任聽他那雙腳拖他往那個酒友家裏去。

有些學生——三三五五地迎面走來，大概是回學校喫中飯的。逸漢先生低着腦袋裝做沒有看見。他總有點不大自然。總覺得有什麼東西拖住了他，絆住了他：他下午有一個會。

聽見後面有誰咕咕咕咕，接着哄出了一聲笑，他喫了一驚，罵頭暈一眼——那兩個學生已進了校門。

「哼，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！」他在肚子裏恨恨地說。「我偏不到會！」

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命令呢？……我不怕人家講閒話；老實不客氣，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的。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！就這樣！難道找章老先生喫喫酒，就算犯罪呀？哼！」於是他把步子加快起來。

文季叢書之二十二

速寫三篇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

渝一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

滬一版

著作者

張天翼

編輯者

文季社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

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價二元七角

